

著

周静

一千朵 跳跃的 花蕾

红辣椒书系

红辣椒

蔡皋题



CBS

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
HUNAN JUVENILE & CHILDREN'S PUBLISHERS HOUSE

红辣椒 书系
Red Chili Series

一千朵跳跃 的花蕾

周静 著

CIS
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



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
HUNAN JUVENILE & CHILDREN'S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一千朵跳跃的花蕾 / 周静著. — 长沙: 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5.5

(红辣椒书系)

ISBN 978-7-5562-0642-1

I. ①一… II. ①周… III. ①儿童文学—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87.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271160号

YIQIAN DUO TIAOYUE DE HUALEI

一千朵跳跃的花蕾

总策划: 吴双英

责任编辑: 聂欣 陈筠

装帧设计: 陈筠

插图绘制: 孔雀 桃染

质量总监: 郑瑾

出版人: 胡坚

出版发行: 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

地址: 湖南省长沙市晚报大道89号 邮编: 410016

电话: 0731-82196340 82196334 (销售部) 0731-82196313 (总编室)

传真: 0731-82199308 (销售部) 0731-82196330 (综合管理部)

经销: 新华书店

常年法律顾问: 北京市长安律师事务所长沙分所 张晓军律师

印刷: 长沙湘诚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880mm×1092mm 1/32 印张: 6.125 字数: 100千字

版次: 2015年5月第1版 印次: 2015年5月第1次印刷

定价: 20.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质量服务承诺: 若发现缺页、错页、倒装等印装质量问题, 可直接向本社调换。

红土地，红辣椒

湖南多丘陵、山地，土壤以红壤为主。生活在这片红土地上的人们酷爱吃辣椒。辣椒是湖南人生活的必需品，也是湖南人的文化符号。出版社在策划丛书时，常常会冠名为“红辣椒”，我个人就曾策划过“红辣椒长篇儿童小说”丛书，也参与过“辣椒娃卡通丛书”的写作。今天，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为了整合本土儿童文学作家资源，打造具有湖湘文化特色的儿童文学精品，又以“红辣椒”来命名这套丛书，自是顺理成章。

辣椒对于湖南来说其实是典型的外来物种。据史料记载，辣椒是从南美传到中南亚，再从中南亚传到中国沿海一带的。直到明代辣椒才从江浙传到湖南。辣椒从中南亚传到江浙沿海，原本是作为观赏植物的，但传到湖南以后，很快成为了湖南人的食物。而且辣椒并不特别适合湖南栽种，科学研究表明，同样的辣椒品种，种在湖南与种在土地肥沃的中原，产量的差距有两倍之多。但这并不妨碍湖南人对于辣椒的喜爱。说起湖南人的特点，人们首先想到的是爱吃辣椒。

从这个有趣的现象联想到儿童文学，颇有几分象征意味。儿童文学从上世纪初发轫，也是由于外来因素的影响。随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兴起，西方儿童文学直接“催生”了中国儿

童文学。当儿童文学在中国生根发芽后，湖南便成为了创作的重镇，湖南作家成为了创作的主力。在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史上，湖南儿童文学伴随着中国新文学的诞生、发展，历经百余年，在数代作家的不懈努力下，留下了许多闪光的名字和作品。

20世纪20年代初，黎锦晖的儿童剧不仅为白话文的普及推波助澜，更以美丽的幻想、有趣的故事、鲜活的人物至今深受孩子们的喜爱。30年代，张天翼以童话《大林和小林》《秃秃大王》标志着中国儿童文学的成熟，也开启了幽默热闹的童话新风。新中国成立以后，谢璞、邬朝祝等一批作家走上文坛，以手中的笔为新中国的孩子们创作新的儿童文学作品。改革开放之初，萧育轩以一部《乱世少年》获得首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以此为标志，开启了湖南儿童文学作家的新的征程。新时期以来，谢璞、邬朝祝、李少白、罗丹、胡木仁、骆晓戈、叶梦、贺晓彤、卓列兵等作家为孩子们奉献了许多优秀的作品，湖南儿童文学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历史进入21世纪，吴牧玲、汤素兰、邓湘子、谢乐军、皮朝晖、陶永喜、陶永灿、毛云尔、陈静、唐樱等20世纪90年代前后开始写作的年轻一代作家成长起来，渐渐成为新世纪湖南儿童文学的中坚力量。谢然子、流火、周静、宋庆莲等新一代的作家也崭露头角。湖南儿童文学作家立足本土，继承传统，锐意创新，正以其鲜明的特色和惊人的创造力成为中国儿童文学最具影响力的群体之一。

湖南人个性鲜明。钱基博在《近百年湖南学风》中写道：

“湖南之为省，北阻大江，南薄五岭，西接黔蜀，群苗所萃，盖四塞之国。”“顽石赭土，地质刚坚，而民性多流于倔强。”盖因这“四塞之国”“民性倔强”，“抑亦风气自创，能别于中原人物以独立。”

个性鲜明的湖南人创造了源远流长的湖湘文化。深受湖湘文化润泽的湖南儿童文学，也以其浓郁的乡土气息，厚重的人文情怀，质朴的写作风格在中国儿童文学版图中为人所辨识，尤其有别于或时尚甜腻，或花哨虚幻的当下中国都市儿童文学和童年文学。

近年来中国儿童文学读者倍增，出版量巨大。以小学生为读者对象的童年文学特别繁荣。童年文学中又以时尚轻喜剧式的校园小说最为流行。饶有意味的是，湖南儿童文学作家很少有人涉足这一领域，即便写出来的校园题材小说，也以深厚的生活积累为基础，呈现不一样的特色，如汤素兰的《珍珠女孩》和牧铃的《影子行动》。前者写了一个超生家庭中的女孩成长的心灵历程，后者表现了中国乡村学校的现状。

湖南儿童文学作家一直坚持写自己的生活，对生活挖掘很深，同时从未忘记文学的使命——文学所应承担的塑造心灵的责任。邓湘子的《像风一样奔跑》和周静的《叮当响的花衣裳》，都通过描绘自己的童年生活，感动今天的孩子。农民作家宋庆莲的《米粒巴拉》更是从泥土里种出来的童话精灵。

作家不是孤立的个人。作家的创作总是和他生活的时代、环境，和他的文化传统、民族个性密切相关。湖南人“有独立

自由之思想，有坚强不磨之志节”，同时讲究经世致用。湖南儿童文学作家们用作品表达自己的个性思想与理想情怀，同时通过作品与读者展开心灵的对话，以关注当代儿童精神生命的健康成长为立足点。湖南作为一个相对封闭的农业大省，还保留了不少农业时代的田园生活气息。湖南儿童文学作家大多出生在农村，或者成长在农村，作家们自己的童年记忆与乡村息息相关，他们或以自己的童年为参照，或者对自己童年生活直接书写，这种写作将艺术的目光延伸到了大自然的更为纵深的地带，表现了人类对真实自我的发现和对自我精神家园的追寻，在日渐现代化的今天，在人们的精神生活越来越物质化的当下，也具有特别的意义。

“红辣椒书系”将湖南儿童文学作家们集结起来，推出具有浓郁地域风情和湖湘文化特色的儿童文学新作，打造湖南儿童文学新经典。相信这片红土地上结出来的串串红辣椒，就如同湖南的《辣椒歌》中所唱：“虽说是乡里的土产货 / 天天不可少 / 要问这辣椒有哪些好 / 随便都能数出十几条 / 开心窍 / 健脾胃 / 醒头脑 / 更有那丰富的维生素 / 营养价值高 / 莫看辣得你满头汗 / 胜过做理疗。”儿童文学读物，更需要营养价值高。儿童文学读物，只有甜美与快乐是不够的，有时候也需要辣一辣，辣出满头汗，胜过做理疗。

冯素兰

2015/1/2

CONTENTS 目录

引子 001

大姨的三根胡子 004

葫芦，葫芦 019

湖底开出一朵花 035

四姨的树 051

风在歌唱 066

像鸟儿一样飞翔 080

一朵七叶莲 099

尖叫汤 116

夜空里，星星在游弋 134

大海深处的，花开的声音 150

一千朵跳跃的花蕾 167

尾声 185



我和姥姥住在湖边。

湖很大，湖中有很多大大小小的岛屿。曾经有个渔民驾船绕湖转了一圈，出发的时候，桃花刚刚开放，回来已经是腊月了。

在我们的小院背后，有一条小小的河蜿蜒流向南方。

小河的东边是群山，山里有树林，有山溪，有山泉，有山村……山里有的一切，这里都有。

小河的西边是原野。原野上有稻田，有菜园，有一片片茂密的树林，有河流，有小桥……原野上有的一切，这里都有。

那条小河是姥姥的小河。

姥姥说，她年轻的时候，这里一片混沌。石头、泥土和水搅和在一起。她跑进大地深处，从地心取回来一根黑色的石棒。

这是定心石棒。

她拿着这根石棒到处敲敲打打，喝令石头归到一处，水归到一处，泥土覆盖在地表上。终于，大地慢慢平静下来，山成

了山，湖成了湖，平原成了平原。

她带着定心石棒，到处查看。

那根定心石棒在她身后，划出一道细细的印痕，就是这条小河。

石棒越磨越小，等她走到湖边，石棒变成了一根绣花针。

姥姥就在湖边住下来。她拿着这根绣花针，在一张毯子上绣了花，绣了树，绣了万物。





毯子飞起来，覆盖在地面上。这里顿时有了花，有了树，有了万物，一切鲜活起来了。

日子渐渐安静下来，姥姥觉得寂寞了，就一个姨、一个姨地绣，一共绣出了十二个姨。

可是，这些姨有的喜欢住在湖底，有的喜欢住在山洞里，还有的喜欢跟着自己的爱好四处漫游……

于是，姥姥就绣出了我。

我和姥姥安静地生活在这个世界里。

姥姥说，如果我那十二个姨不来捣乱的话，我们的生活可以说是恬静极了。

唉——如果她们回来是“捣乱”的话，那我最喜欢的就是她们“捣乱”！

我这十二个姨可都不得了，能干着呢！



大姨的三根胡子

1.

大姨身材魁梧，力气很大。

她的下巴上长着三根胡子。

2.

每次大姨回来，都要大忙一场。

屋顶要修缮，篱笆要修补，柴火垛不够了——要砍柴。

大姨砍柴可不像我和姥姥，背着背篓去山里捡干柴枝。她是直接背一棵被风吹倒的老树下山。等老树晒得干透了，她拿着斧头三下两下就把它劈成了一堆碎柴火。

一次，大姨砍一个老树墩，忘记先打招呼，就直接挥斧头砍下去了。

哇——不得了，住在树墩里的松鼠顿时觉得地动山摇，一

爪当先冲了出去。它跳到旁边的大树上，回头看到大姨野蛮的举动，愤怒不已，尖叫着怒骂了一通，还是觉得不解恨，顺着山上连成一片的树枝往树林深处跳去了。

这时候，大姨砍得正欢呢。

她的斧头举起来，落下去；又举起来，又落下去。她觉得在这举起和落下之间，力气在她的骨骼里生长，在她的胳膊里欢叫。风吹过她满是汗的额头，一切都那么欢快美好！

很快，她很快就砍下了这个老树墩。

按说，她应该扛着老树墩回家去，可是，在这片林子里有什么东西吸引了她。

后来，大姨跟我说：“那片树林，每棵树都长得笔直、高大，健美极了。”

哦，我明白了。如果大姨夸奖你长得健美，那是对你最大的肯定。她常常说我太“豆芽”了，得吃，用力吃，用力长。

哎——用力吃！大姨回来对我们来说就是一个力气活。平时，我和姥姥揉一盆面就够吃了，大姨回来，我们得揉十盆面。十盆啊！姥姥胳膊揉酸了，我来揉，我胳膊酸了，再换回姥姥，得这么换上七八个来回，才能把面揉出来。

大姨说，她坐在树林里，觉得饿，正在想着姥姥做的馒头呢，突然，一个黑乎乎的巴掌伸过来……





啪——大姨往后一仰，黑巴掌打到了旁边一棵碗口粗的树上。

咔嚓——树断了。

大姨吓一跳，一个翻身跳起来，看到了一头大黑熊。

大姨和大黑熊打了起来。只三个回合，大黑熊就被扔过树林，扔过小溪，掉进了一个水潭里。

哗啦一声响，水花溅起了三米高。

整个山林顿时一片寂静。

连在家里揉面的姥姥都感受到了这种不同寻常的寂静，她说：“老大又干啥了？”

大姨是姨妈们中最大的一个，姥姥管她叫“老大”。

水花落在水潭里，发出哗哗声。大黑熊在这哗哗声里钻出水面，往岸边游了过去。

在一片寂静里，大姨听到了大黑熊游动的声音。她笑了。

就在大姨的笑声里，整个山林重新有了声响。

种子钻出地面需要力量，万物生长需要力量。蝴蝶振动翅膀需要力量，兔子蹦跳需要力量……山林喜欢有力量的人，它们欢迎大姨。

3.

大姨一战成名。

山里常常会有人来找大姨。这些山里汉子皮肤黝黑，眼睛明亮，他们带来了各种奇奇怪怪的请求。

山涧里的一座桥塌了，要重新搭座独木桥。而原来老桥的桥头有两块大石头，他们没法把大树抬过去。这两块石头上长满了绿色的藤萝，要是砸掉石头，就得扯掉藤萝，他们觉得太可惜了。

从这座山到那座山的山路上，有块大石头，他们想挪一挪。挪一挪也就罢了，问题是那块石头还很漂亮，他们想挪到山下的村子里去。

山上一条山溪冲垮了一段堤坝，改了道，导致下游那座小湖的湖水漫出来了，他们想搬块石头拦一拦，把山溪的道改回来……

总之，按姥姥的说法：“都是些力气活。”姥姥喜欢女孩能精细点。她说：“搭桥就搭桥，你得选棵大树，把树皮削干净，最好呢，能用绳子拦个小小的围栏，在桥头种点喇叭花之类的，让藤蔓往上缠过去。一座桥，也就能开花了，有颜色了。”

还开花呢！大姨不把桥头的藤蔓嫌碍事扯掉，就算好的了。

大姨喜欢“力气活”，尤其是能让她大汗淋漓的活计，更





给她一种畅快的感觉。她不喜欢这些枝枝蔓蔓的东西。

她的衣服款式简单，上面一点花纹都没有。她说：“喜欢红色，穿红衣服不就得了嘛。”

大姨喜欢各种各样的色彩。她的衣服什么颜色都有，很漂亮。打开她那个装衣服的大木箱，就像是打开了一道彩虹。

有时候，大姨去山里的时候会带上我。她说：“丫丫，走走，长点力气。”

那山路弯成了麻花，感觉怎么走也走不完。我不想走。

大姨手一提，就把我夹在胳膊底下出发了。

“走吧，走吧。”姥姥笑咪咪地递给我一个小小的花荷包。

好吧，走就走吧。我把花荷包背在身上。

走累了，我就骑到大姨的脖子上去。

大姨个子高，骑在她的脖子上，我能看到很远很远的地方。

我问大姨：“很远很远的地方有什么？”

“力气。”大姨头都不抬地说，“你走到很远的地方去，然后再走回来，人就会长力气。”

难道是这个原因，大姨才常常走来走去的吗？

或许是吧。

看大姨干活，是一件很畅快的事情。

就说修木桥的事情吧。

山里可不像原野上，稍微宽一点的水渠，都要用石头细细地修建一座桥。没有石头，也要用几棵树，钉到一起，刨得平整光滑了，才架上去。来来往往，走得踏实。

山里的桥，大多都是木头的。砍一棵大树，往溪水上或山涧上一架，就成了。要是水域实在是太宽了，就用绳子和木板修吊桥。

这条山溪并不宽，但很深，水流湍急。哗哗哗的水声像是在赶集似的，一声追着一声。我探头看了一眼，山溪里满是溪水碰撞在石头上的白色水花。

在山溪最窄的地方，有两块大石头。石头之间，只能容一个人通过。有谁能一个人举起一棵大树呢？

只有大姨了。

我明白为什么这里的山民们舍不得扯掉石头上的藤萝了。这些藤萝绿得明亮，绿得欢快。它们缠在石头上，就像是两道繁茂的绿瀑布。阳光照下来，它们之间的空气都是绿色的。从它们之间走过，就像是走进一片绿色的光影里。

大姨在这片光影里走过来，又走过去。

她说：“丫丫，原来藤蔓长得挺好看！”

哈——

